

(香港) 梁凤仪著
人民文学出版社

歸航之

香港最新畅销书



中國
航
天

衝上九重天



香港最新畅销书

归航之

冲上九重天

(香港) 梁凤仪

人民文学出版社
一九九七年·北京

(京)新登字 002 号

图字 97 01—97—0062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冲上九重天/梁凤仪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1997.9
(归航系列)

ISBN 7-02-002517-X

I. 冲… II. 梁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97)第11135号

责任编辑:曹晖 彭沁阳

“归航”题字:曾宪梓

书名题字:黄宜弘

封面设计:邓坚毅

美术编辑:徐中益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北京市房山区先锋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字数178千字 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 印张8.375 插页2

1997年9月北京第1版

1997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1 50000

定价 12.20元



作者以父亲梁卓的名义捐助广东省西部山区的希望工程小学

献给

去世的父亲梁卓(字庆霖)

母亲谢惠芳(又名灵心)

也献给

去世的谊母卢带女士

同时献给

那些爱护我、指导我、训诲我、鼓励我，
使我感受到无限亲情的长辈朋友们，并祝愿
他们健康快乐！

序

父母恩，深如海，重如山。对他们的敬爱与感谢，笔墨难以表达。

子欲养而亲不在的毕生遗憾与难堪，也绝非文字言语所能形容。

但愿再世为人，是我父我母的女儿，以能承欢膝下，克尽孝道。

更盼父母能常入梦，好让我拥抱亲吻他们。

梁 凤 仪

一九九七年香港

又序

谊母卢带为人敦厚慈祥，自小把我带大，对我异常疼爱。谊母患重病时，我才初出茅庐，经济能力薄弱，没能好好照顾，诚毕生憾事。犹记得谊母遗言，嘱我孝顺父母，敬重翁姑。她实在爱我以德，毕生感铭！

梁 凤 仪

一九九七年香港

春末的北京，晚风依然萧索。

虽已无雪，但依然有着透心刺骨的寒冷。

钱程轻轻搀扶着易祖惠的臂膀，问：

“现在打算怎样？”

易祖惠扳一扳腰，把吹乱了的头发拨弄一下，拢好到耳后去，说：

“我要立即上天津去。”

钱程点头，道：

“好，我陪你。”

车子早已备好了，钱程扶着易祖惠坐到车厢后去。

钱程嘱咐司机，道：

“麻烦你，我们全速赶到天津去。”

“成。”司机答应着。

马上系好了安全带，就发动车子，拐一个圈，一冲上了公路，就拼命踏足油门，让车子在夜间，犹如一匹受了鞭策的骏马，箭也似的狂奔疾驰，向准目的地进发。

易祖惠的双手冰冷。

钱程忍不住把她的双手抱着，向她手心吹了口气。

“你很冷。”钱程痛惜地说。

“因为我很害怕。”

“如果天津停电一天，你要损失多少？”

“我在易氏整个王国内的权益与威信。”

“你是认真的？”

“对。”易祖惠说：“别说是停电一天，乱了我们的生产进程。就是我们的生产步伐慢了超过一小时，都有可能影响准时把货品运抵美国凤凰城，今年春末夏初，那儿举行全球电子器材展览，我们客户的产品是要参展比赛，且准备夺标的。”

钱程吁了一口气，问：

“如果赶不上参展呢？”

“一盘骨牌危机立即产生了。”

“我的客户赶不及参展，他整年的生意额就会下降。”

“我既然不能履行合约，便要付出巨额赔偿。”

“这会对我们祖力电子本年度的盈利造成严重负面性影响，估计会导致很大的亏损。”

“与此同时，祖力电子的声誉下降，连带会令母公司易氏集团丢脸。”

“在集团名望与经济两方面受到亏损之情况下，易祖训必然会给我很大的压力。”

“他会怎样对付你？”钱程紧张地问。

“他不必对付我。因为我会对付自己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钱程急道。

“我答应过易祖训，只要祖力电子设厂在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出半点儿错，令祖力电子以致易氏集团蒙受损失，我会在金钱上以我的资产贴补，不会叫股东吃亏，而同时因我的策略错误，我会从此放弃要求母亲在我们兄妹之间发生分歧时，行使她的否决权。”

“这就等于是双手奉上易氏集团的方针行政全权予易

祖训了。”

易祖惠回头以哀伤的眼神望住钱程，道：

“可是，这还不是最令我难堪的。”

钱程的嘴唇颤动，他没有勇气发问：究竟还有什么情况会比刚才易祖惠所说的更不堪？更为难？

还是易祖惠自动提供了答案，她说：

“此次成功了，我们就是在极高效率的情况下生产出国际水平的电子产品。必会轰动全球的电子行业。如果失败了，效果适得其反，一样会臭名远播。

“我易祖惠一个人的名声算不了什么，损失了的资产再多都不会影响我的生活。

“可是，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就会必然受到牵连了。

“钱程，我错了。”

易祖惠双眼忽然温热，泪水再忍不住汨汨而下，道：

“我这一铺赌得太大了。

“我对人生有过多的误解。

“我对上天有过高的期望。

“我幼稚、我愚昧、我蠢钝、我鲁莽、我冲动……我该死……”

易祖惠哭起来了。

钱程紧紧地拥抱着她。

“祖惠，别难过，你没有错。”

“不，我错得太多了。

“我以为做事只要努力苦干就可以获得成果。

“我漠视了人世间有很多勤奋，而仍然失败的个案。

“我以为做人只要诚恳善良就可以获得回报。

“我忽视了上天原来把持着大地上的一总的公平与不

公平，由不得我们擅做主张。

“我爱天津，可是我害了天津。

“我们爱什么人，都在害什么人。

“这是个如此残酷而不公平的世界，活着还有意义没有？”

易祖惠是因为悲哀、愤恨、埋怨、彷徨、恐惧，而至痛哭失声，而至浑身哆嗦。

钱程心痛得不得了。

他只能在车子里把易祖惠抱紧。

“祖惠，我该怎样让你舒服一点？”

“让我哭吧！我老早就应该好好地大哭一场了。”

如此一句话，像利箭，刺在钱程的胸膛之上，叫他血流如注。

要一个应该备受爱宠的可爱儿，独个儿挑起了感情和事业，甚至是家族和社会的重担，承受着扑面摧身的风雨，走在荆棘满途的泥泞地上，是多么残忍的一件事。

深爱着易祖惠的他，竟然是爱莫能助。

令易祖惠最伤心的是她爱天津，可是偏就连累了天津。

钱程听了这话，感触最深。

他是爱易祖惠的。晨昏昼夜，无时或缺，甚至在梦里、与在梦醒的那一刻，都这么地深爱着她。

唯其如此，才偏偏是连累了她。

一个有着感情着落和婚姻归宿的女人，不必以工作作为麻醉剂，也可以在事业上有退路可寻。

甚而只要钱程是在易祖惠身边，分担她的忧疑，共享她的成就，自然能减少她的错误，提高她的效率。

钱程现在才知道一个赤手空拳在五湖四海之内与时代

困境、与命运安排搏斗的女人，她的顽强与好胜只是包装，无助与无奈才是实情。

易祖惠已经无怨无悔地接受了挑战，竭尽全力地在一项人生竞赛中几乎走到终点，然后蓦然地发觉她原来走错了路线。她的伤心与失望可想而知。

错的不是易祖惠，最百错千错万错的人，其实是他钱程。

如果他再不负起这个爱护维护保护易祖惠的责任，他就再没有资格说是爱这个女人了。

钱程忽然发觉原来要自己停止爱易祖惠和看着易祖惠如此痛哭失声，他是会有着肝肠寸断的痛苦和无地自容的羞愧。

钱程立定了心意，在他的有生之年，他再不要看到易祖惠受委屈、再不要令她觉得自己在孤军作战、再不要见到她流眼泪。

如果不能令他心仪心爱的女人安乐畅顺地过日子，而要她自个儿挺着凄苦风雨、担惊受怕，他何以为人？

钱程让易祖惠哭过了这最后的一次，然后他就要告诉她，以后的日子不必担心、不必彷徨、不必疑惑、不必流泪，因为她将会拥有他。

现有的家庭只是一个空虚的架构，没有了感情维系与共同奋斗目的之婚姻，不再是系住两颗心的彩带，而只是捆死了两个人的枷锁。

这对他、对丁础均，甚至对两个儿女都没有好处。

这些日子来，一边偷偷地拥有易祖惠的爱情而不眷顾她；另一边又隐瞒着自己这番因爱恋易祖惠而产生的极度精神享受，却没有负担家庭成员对此的批判以及责难。

钱程明白他过往是太懦弱，也太自私了。

既是易祖惠不肯不爱他，钱程也不肯不爱易祖惠，那么，就不能不寻求一个解决的方案。

这个方案要有一个既定的宗旨，那就是他要跟易祖惠在一起，他再不能自个儿过日子了。

易祖惠竟自哭了一会，精神压力稍减了，才缓缓地啜泣着，抽咽着。

再下来，她只是吁很长很长的一口气，似是一声叹息。

最终，易祖惠用纸巾印干了腮边的泪痕，回望钱程一眼，竟然嫣然一笑，道：

“哭完了，舒服多了。没事了，可以重新做人了。”

钱程握着易祖惠的手，放在自己的脸颊旁，亲着，道：

“原谅我，我没有能在你身边好好地照应你。”

“就算你一天二十四小时拖着我的手，天津都不会不停电。”

钱程忍不住笑起来，道：

“已经雨过天晴了，真的，祖惠，我可以担保，云开见日明的时光就快要来了。”

易祖惠点头，她并不明白钱程的心意，说：

“积云太厚，气压太低，再不下雨，天就要塌下来了，下过雨，云层散了，气候转为清凉，好收拾残局。”

“你是很难得的。”

“凡是要继续活下去的人都如是，否则，还能怎么样？”

“累吗？”钱程道：“哭过了，眼皮会重，你要是想歇一歇，这是个时候，我的肩膀现在闲着。”

易祖惠笑道：

“好。”

钱程双手围拢着易祖惠，让她斜靠着他宽阔的胸膛，头枕在他肩膀上，舒服地睡去。

钱程打算让她休息过了，调查完天津的情况，才告诉易祖惠有关他的决定。

车内与车外都是黑漆一片。

只有车头灯把车路照亮了一程。

还不知要在高速公路上走多久，才能抵达天津。

钱程感觉到怀中的易祖惠鼻息均匀，他相信她是睡着了。

其实易祖惠只是假寐，她不愿放弃这安全而又舒畅的一刻。

如果车子不住地往前驶，而又永远不到终点的话，那么，易祖惠就可以安稳地熟睡。

这未尝不是好事。

再积极乐观，而又有责任感的人，在长期的人生征战之后，总免不了罢战的想法。

躲在战壕之内的片刻安宁，都是极之可贵的。

不是不愿意执戈卫国，而是总有间歇性的逃避现实心态。

只为现实真是太可恶、太可悲、太可恨、太可恼了。

车子已经路过天津市了。

真的，是黑漆一片。

偶然路旁的一间店铺里，闪着几点微弱的灯光，那不是他们亮的灯，只是他们燃点的烛光。

中国最作兴是缺水缺电？这是外国人的批评。

唉！钱程叹息。在那些日子里，中国人受的苦难多到难以形容。

其实，中国有比现在贫穷千万倍的日子。他听到一个在贫困缺电中成长的故事。

故事的开端，在一九八五年，中国政府终于宣布航天工业进军国际市场了。钱程飞去美国一趟，就是为了要替航天部打开国际市场而做一点铺排的功夫。

航天部派到美国去探路的是姜山工程师，因为他的外语很好，而且在麻省理工呆了很久，对美国人有一定的认识。

于是钱程父子就跟这位姜山有了一段亲密的相处。

姜山为人很沉实，不多话。

但相处下去，认清了钱程父子是能谈话的对象，就不禁消除了拘谨，轻松地谈起他的出身，生活等种种。

姜山小学时，正值中国最贫困，闹着严重饥馑的时候。

姜山的父亲是为了要把口粮让给姜山母子，而终于饿死的。

小姜山并不知道当时父亲身上和脸上胖起来，其实是很危险的象征。

他拿手指轻轻地戳一下父亲那肿胀起来的脸庞，发觉肌肉会陷下去，他觉得有趣，不禁咯咯地笑起来。

父亲临终时握着姜山的手，道：

“山儿，你记着。苏联背信弃义了，答应给我们国家的所有支持都撤走了，人、资金、设备、图纸，统统都没有了。

“但，我们不怕，我们还是全世界最富有的国家，因为我们的人没有走。

“只要这块土地上有中国人，就会发达起来。”

他又轻轻地，已经相当软弱无力地握着妻子的手，道：

“以后是你的责任，要不住地告诉我们的儿子，没有图

纸有什么相干呢？图纸还不是人用脑子想出来，用手画出来的。只要有人，就有脑有手，怕什么？

“将来山儿大了，要他好好的用脑想，用手做，个个中国小孩子都这样，你说我们多富有。”

就是这样，姜山的父亲无怨无悔地离开他至爱的妻儿，撒手尘寰。

姜山的确是不断地听着母亲重复父亲的教诲长大的。

那时上初中，他要每日走上三小时的路，才可以从乡间的住处到学堂去。

晚上放学回到家里，吃过了饭就赶紧睡觉，因为周围黑漆一片，别说他们穷得没有油点灯，就是一根火柴，都是极贵重的，轻易不肯用上。

于是入黑了便睡，有月色的话，不妨尽量做一些家务，然后天未亮就起床，坐在门槛上，双手捧着书，苦苦的守候。

天只要一泛鱼肚白，就立即翻起书来，用功地念，不肯错过有光线的半分一秒。

长大后的姜山，的确没有辜负他父亲的希望，他参与研制火箭的工作，极见成绩。

黑暗对于贫穷的中国人根本就是伙伴，很能激励我们去争取光明。

中国人奉行这番哲理，由来已久。

内地停电，是司空见惯的事。

当然，今日的天津有这个不幸的景况，无疑是狠心地伤害了一个真正天津女儿的心。

钱程并不知道易祖惠早已经醒过来了，她说：

“从天津市再走一段车程才是塘沽盐场三分场。”

“是吗？那你再睡一会吧。”

“告诉我，钱程，”易祖惠说：“我合上了眼睛，再睡一会，到了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内我们那祖力电子厂，会不会就见到厂房大放光明，工人继续超时赶工操作了？”

钱程难堪地说：

“你别多想，睡醒了，一切就转好了。”

“是你答应我的，对不对？”

“对。我答应。”

钱程把易祖惠的手带到唇边亲吻，又再把手放在她的小嘴之上，道：

“爱你，吻你，睡吧！”

易祖惠果真合起眼来。

她有个感觉，非常浓重的感觉。

钱程不会欺骗她。

虽然钱程的话或者不会立即兑现，但总会有一天，忽然之间就解开了千千之结，让她很快乐，很快乐地生活下去。

人生不断有新的困难，有新的问题。

随之就会有新的解决方法。

谁又会在几年前想过有“一国两制”，不但使香港问题得以解决之外，还成为国际政治的一门最开明先进的学问。

有什么好担忧呢？

睡醒了，眼前就会一亮了。

“祖惠，祖惠。”

耳畔是钱程的声音。

他在叫醒她了。

在易祖惠还没有完全转醒时，她就觉得有些光线在潜越她紧闭着的眼睛之内似的。

是钱程在逗着她，要她起来，是吗？

“祖惠，你快睁开眼睛来看，看你见到什么？”

她看到车子已经停下来。

就停在祖力电子厂的大门之前。

大门口站着了两三张熟悉的脸，他们是祖力电子驻在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厂长和工程师。

易祖惠飞快地推开车门，跳下车。

她踉跄地冲到各人跟前去，打算赶紧问他们：

“怎好算了？停了电了。”

可是，她忽然地说不出这句话来。

因为情况并不对劲。

易祖惠把周围的情景都看得一清二楚。

整个祖力电子厂都是灯火通明的。

在大堂灯光之下站着的几位同事，笑容满面的。

易祖惠皱着眉，连连后退两步，然后，她发足狂奔，绕过了厂房的另一边，趴在窗口上极目望进厂房的地下一层去。

上千员工正在聚精会神地作通宵的超时工作。

易祖惠转身，倚在围墙上喘气。

她闭一闭眼睛，再回头望清楚。

还是那个万众一心，埋头苦干的景象。

易祖惠飞快地跑向正门，一边走，一边大声叫：

“钱程，钱程，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没有停电，你知道吗？他们说过，即使天津市停了电，也要确保开发区不停电……”

易祖惠清爽愉快的声音响透了那个昔日的塘沽盐场三分场。

她开心得抱住了钱程，用头抵住了他的胸膛，不住地哈哈大笑。